

作家的足迹

阎 纯 德



知 识 出 版 社

作家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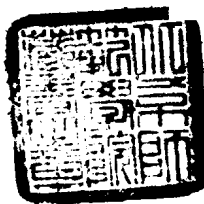
(续编)

阎纯德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2640



知识出版社

1152640

作家的足迹

(续编)

阎纯德 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字数 320 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80

ISBN 7-5015-0126-2/I·1

定 价: 4.00 元

序

吴泰昌

我认识纯德已近三十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比他高几班，我们虽然都读文学专业，但却很少交谈共同喜爱的文学。那时我们也爱幻想，但现在的青年朋友比当年的我们似乎更富有幻想的热情，对未来有非拿到手不可的勇气和决心。

他有一副结实的身躯，多次参加省市乃至全国性的运动会，拿过不少奖牌。在运动场上颇引人注目。记得在一次“五四”校运动会上，他是我们系参加竞赛的长跑能手，我站在跑道旁，浴着毛毛细雨，看他一圈一圈地跑，我钦佩他的毅力；心想在事业上，他也能有耐性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许多年没有他的信息。在那个年代并非不正常。

大约十年前，突然在报刊上出现了阎纯德署名的文章，而且是一篇接着一篇。因为都是些关于现当代作家评论与记述的文字，与我的写作和阅读兴趣接近，我便开始注意这位闯进文坛的师弟。听说他在北京一所外国人多、中国人少的

专门大学执教，并一度担任系主任繁忙的工作，又数度出国讲学，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敬意。他在忙里还能抓紧写文章——不是写应景式的文章，是写带有研究性有个性的文章，并年复一年地坚持下来，一年、两年……实在很不容易，因为我也是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见缝插针地拿起笔。我能完全想象出他的生活节奏。我猜想，他的跑道大概移到了稿纸上，每天不可能再有一二小时的长跑锻炼了。

1983年，我收到了他的第一本集子《作家的足迹》，我才有机会比较全面地读到他的文章。他的眼界挺宽，既注意到大家都注意的著名作家，又注意到别人还不曾注意到的作家，或大家想知道而又少有资料提供认识的作家。他的这类研究文字可以说独树一帜，清新、优美、洗练，用语也颇有分寸感。他不因同作家熟，或偏爱，而失去评价上的分寸。这是一位评论者，传记作家往往难以做到的。

作家是以作品和读者打交道的。没有作品的作家只是徒有虚名，没有真正好作品的作家是容易被读者和历史遗忘的。读了好作品、有特色的作品，进而想综合了解作家，这不光是研究者，也是普通读者的一种正常愿望。这几年创作数量多，引起读者兴趣、争议的作品也多，写作家、作家印象、访问记、交往的文字也多了起来。纯德的文章，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文学创作、评论日趋活跃的大氛围里出现的，但他的文章不同于一般的作家访问记、印象记，他注重在较全面地把握作家创作的基础上，以散文的笔触写自己对该作家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便具有更多更高的研究价值。另外，

他还尽可能在文章中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他的工作使他有可能会同海外华人作家有较多的接触的机会，有可能得到一些在国内学者一般不易掌握的资料；此外，纯德相当一部分精力陷入了他主持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的编著里，广泛地和作家有书来信往，这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1977年以来，他为文坛做了两件令人交口称道的好事：一是带领朋友编著《中国文学家辞典》，二是女作家研究（他主编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及四种女作家作品集，和女作家作品研究资料集等）。当然，他的研究工作不限于此，除了大量的散文创作，其研究还在不停地开拓。

现在作者的第二本集子《作家的足迹》续编要出版了。这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依然保存了第一本集子的风格。他写鲁迅、艾青、严文井等篇，看得出他写作时的艰难，因为研究这几位文学前辈的文字太多了，要想在资料上有所突破，在立意上有所变化是相当困难的，但作者却勇敢地凭着自己认识写了，而且给人新颖的感觉，这就值得称赞。他还关注到当代文坛上一些应该被研究但迄今极少被评论的一些作家，不是浮皮潦草地写，是认认真真地写。至于他编纂的远在海外的老作家谢冰莹年表以及他们之间的通信，就更具有宝贵的价值。我相信，这本续集会和正集同样受到文坛及普通文学爱好者的欢迎，甚或得到更多的青睐。

“五四”以来，综合评述作家创作的文章也不少。钱杏邨1928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作家》（第一卷），收有关鲁

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创作论文四篇；1930年，他又出版了《现代中国作家》（第二卷），收有关茅盾、叶绍钧、张资平、徐志摩创作研究论文四篇。这两本书大概是我国现代文坛上最早出现的作家综合研究文字，它当年产生的反响和引起的争议，说明了读者、作家是需要这类著作的，同文学作品一样有存在的意义。

这几天北京骤冷。晚上在温暖的书房里读着刚刚到手的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瓦的作家专论集《从普鲁斯特到萨特》，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纪德、罗曼·罗兰、萨特的几篇，使人爱不释手。我想，我们的作家论相比之下，还是显得有努力提高的必要。详尽地掌握材料，认真地消化，讲究文笔，提炼思想。即使许多人写过的作家，也能写出有独特风格、思想深邃，生趣盎然的好作家评述。纯德还在“长跑”，也在登高，我想他一定在作这个爬梯的准备，相信他会攀登顺利。

1987年冬日

DD02/11

目 次

序.....	吴泰昌 1
闻一多，新诗神的创造.....	1
东方的文化骑士——盛成.....	77
沉樱，及其创作和翻译.....	99
追求诗的战士——记菡子.....	124
火之歌——杨刚传.....	161
从历史大河里游来的作家——柳溪.....	188
南方的云——记黄庆云.....	242
紫枫园，金色的秋天——记赵淑侠.....	263
贺抒玉及其创作.....	284
田野上的歌手——记舒慧.....	307
抒情诗人林子.....	323
现代文学第一人——鲁迅.....	347
诗人的永恒——记艾青.....	358
歌唱的小溪流——记严文井.....	369
跋涉者——记崔嵬.....	375
从山野，走向明天——记金振林.....	385
关于中国文学——答法国汉学家杜特莱问.....	391
谢冰莹年表.....	409
谢冰莹书笈.....	450
后记.....	469

闻一多，新诗神的创造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

历史，在岁月的长河里沉寂下来，但它不是化石，而是延伸的生命、不朽的精神……



少年时代，我开始记下这样的诗句：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揭出他们的监狱！

老师庄严、激动，向我们讲一位集诗人、学者、斗士于

一身的人，——就是闻一多。我们，喜欢他的《红烛》和《死水》，心，绷得很紧，听他气壮山河的演讲，看他壮烈、英勇的牺牲，我们洒下泪水……

这也是历史，但它燃烧着火，在我们的记忆里，依旧常新……

闻一多沿着曲折的路探路。他从暗夜走来，踏过废墟，穿过罗网，找到了诗，和五千年的光荣。有人说，他象长江大河，不是奔流于平原阔野，而是在千山万壑中横冲直闯，克服种种矛盾，向前迈进，最后形成壮阔的波澜，一泻千里，扑向真理的大海。

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知识分子，但他没有太多的软弱性；正直的一生，信奉真善美，视艺术为生命。以创作和理论为新诗打天下，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先驱诗人之一。他是复杂的，又是单纯的。从开始，到生命的最后，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是发展的，又是一贯的。

一 觉醒的时代

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养育过许许多多优秀儿女。闻一多就是杰出的一个。

我们的山水、道德和传统，在知识分子身上，往往变成忧患意识的营养。从屈原开始，直到鲁迅、郭沫若、闻一多，一支永唱不衰的歌——爱国的心曲，一直响到今天。知识分子痴情于国家、民族和事业，一个不变的座右铭是“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这是一部历史，又往往是一部悲剧。这是人类的私心和阶级强权产生的罪恶，是社会文明史里常被忽略和掩盖的一页。

闻一多在“五四”运动的大潮里浮现在中流的浪头之上。当“五四”游行示威的队伍卷过天安门、赵家楼的大火腾空而起的时候，他连夜将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词《满江红》写成大字，贴到清华园饭厅的门口，表达了热血青年的共同感情和义愤。闻一多这一把火，使沉寂的清华园也燃烧起来。这火，烧遍了北京和全国。闻一多被选为清华学堂的学生代表，担任文书，负责宣传工作。这位曾是安静、勤勉而拘谨的老成少年闻一多，为何成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运动中的坚决分子？当然，这是时代使然，也与家庭有关。

他是湖北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诞生在长江北岸的巴河镇乡下陈家岭。丘岭蜿蜒而南，象要扑进烟波浩淼的望天湖。这块“楚地”，自古文人荟萃，不仅有屈原的足迹，还有刘禹锡、杜牧、苏轼、欧阳修、王安石、梅圣俞、陆游、朱熹、司马光、王世贞等许多文人为之写诗著文。浠水，既富有地理上的魅力，又有文化和传统上的优势——历史的感召力。闻一多是在聚族而居的书香门第之家度过童年的。“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紧紧地被捏在小山的手心里”（《二月庐》）；那看棋的瓦屋，便是他的故居，一个古老的封建家庭。1840年之后，浠水也失去了平静，大清王

朝日暮途穷的影子，走进了家家户户。他的父亲闻固臣，为人忠厚，虽是清末秀才，却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民主”、“自由”成了这座深宅大院受欢迎的新客。

闻一多本名亦多，又名家骅，号友三和友山，排行第四。五岁入塾读书，白天学习《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晚上听父亲读《汉书》，尤其喜欢古人苦读的感人故事。六岁改学新知识——国文、历史、博物和修身。此外，还读梁启超的文章。他了解天下，就从这里开始；新思潮就在这时缓缓流进他的心。这时期，他开始喜欢乡下的戏剧和绘画，尤其喜欢古装人物和绣像小说里的人物画；最初他描，后来也画，画人物，也写生。当他手里多了一支还不十分听话的画笔时，家乡的一水一岭，一草一竹，不仅画在纸上，更是永久地留在心里。闻一多那颗爱国的种子，是从家乡的沃土里萌发、成长为参天大树的……

1909年，十岁的闻一多，考进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级小学。这是他第一次告别家乡远行；逆江而上，虽然父亲陪在身旁，心里也不平静。在学校里，以书为友，从不虚掷光阴，只有读书一事。1911年，辛亥革命举着旗帜，浩浩荡荡上了街，亚洲有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游行的，演讲的，剪辫子的，看热闹的，一座热烈、沸腾的武昌城！沉寂而有个性、有主见，感情丰富的少年闻一多，自此时起，便有了火。他亲眼看到革命，毅然剪掉辫子，同封建统治诀别！翌年春，十三岁的闻一多考入民国学校，稍后又进武昌实修学校

读书，不久报考清华学校，初试通过。同年冬，闻一多赴京复试，成为正式考取清华学校的两名湖北学生中的一个，从此开始了九年的清华生活。

清华学校是美国以退还中国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洋楼，电话，电灯，电铃，汽炉，自来水，体育馆，图书馆，售品所，‘雅座’，电影，胡琴，洋笛，中西并奏，象棋，‘五百’（扑克），夜以继日，厨房听差，应接不暇，汽车胶皮，往来如织——你看！好一间清华旅馆！”（《清华周刊·旅客式的学生》第185期）这便是农村少年闻一多眼里的清华。这个自称乡下人的淳朴少年，平静文雅中自有他的矜持、清高和思考。无论是作人，还是学问，他不人云亦云。清华园里的一切，从课程设置和管理，到生活方式，好象是美国的一州。他不习惯，反感的情绪时常流露在文字中。物有所适，性有所近，他的才华很快在社会科学和写作方面表现出来。书虫式的学生，却是学校诗社、新剧社、美术社的组织者、积极参加者，在清华，诗名文名日益高扬。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社会动荡不安，中国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天空的浓云压着大地，但思想界异常活跃，预示暴风雨的来临。美国化的清华园，好象孤岛，但它毕竟座落在中国的土地之上，高墙也隔不断越来越洪亮的呼唤。闻一多说：“我们生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天职叫我们把这个世界造成如荼似锦的，所以我们遇着事，不论好坏，就研究，就批评，找出缺点，就

改良。……我们把眼光放开着，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学校是社会里一种组织。我们应该改良社会，就从最切近的地方——我们的学校做起点。”（《旅客式的学生》）他反对做人生的旅客，而要做社会的主人。

1916年4月始，闻一多在《清华周刊》上连发《二月庐漫记》十六篇，这是他盛暑天在老家自己题名为“二月庐”的房子里苦读祖国历史、文化的读书短札，涉猎广泛，记录了一位十六岁少年的深沉思考。他的爱国和民主意识，是有其历史土壤的。这使我想起鲁迅：大约是这个时期的前期，1912年他随临时政府到了北京之后，中国的现实使他的痛苦日甚一日，无聊中辑录和校勘古书，看佛经，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这些，他自认为在于驱除苦闷、寂寞，麻醉灵魂，但却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入考查和剖析，于是才看透“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血淋淋的吃人本质，终于喊出“救救孩子”，写出《狂人日记》。自然，这个结果是多方面的因素使然，但对历史的认识属于头等重要。鲁迅与闻一多不同，但历史感同样是起着首要作用。闻一多很相信世代代流传于闻家的一个传说：宋代爱国名将文天祥遭满门抄斩，在他被害之后，文家遂有人改闻姓隐蔽下来；后“潜逃于楚北蕲水之永福乡”。他没有查到改文为闻的历史根据，但从小就相信历史是这样的。这个感人的爱国故事，和那首《过零丁洋》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也许从懂事的时候起，便滋润了诗人的心，为生命的旅途坚固地埋下作人的路标。

在美国精神浩荡的清华园里，毕竟不一切都是美国的，人的思想更是如此；新事物，新思想，大门是关不住的。那里也是新旧思想交锋的战场，并非只是出售知识的商店。在有人大讲“孔学”，“圣道”的时候，闻一多参加编写、演出反映辛亥革命的话剧《革命军》，之后几年里，又参加编写、演出了《打城隍》、《蓬莱会》、《两伙计》、《鸳鸯仇》、《巾幗剑》、《是可忍》、《生死趣》等剧，后来成为清华新剧社的负责人之一；这些具有时代气息的公开演出，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他还当过“辛酉合唱团”的负责人。可见，这位性格沉静、死读书本的闻一多，其感情是何等火热！

1916年，闻一多担任《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自此，发表旧体诗作，歌咏中国文化和历史人物，诸如《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读项羽本纪》、《月夜遣兴》等；

《松赋》歌颂松树“经千霜而弥劲，带冰渐而益强”的精神，抒发诗人正直、坚贞、追求光明的情怀。《提灯会》

（1919年5月《清华周刊》第四卷，第六期）是他旧诗里的代表作，是他忧国忧民深沉思想的集中体现。1918年11月14日，当德奥法西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失败而告终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一万多名热血青年学生夜间提灯集会庆祝。但闻一多不去参加，而闭门承受国难的熬煎。结果，就有了这首长诗《提灯会》。诗中既有对德寇的揭露，更有对同胞的提醒、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吁嗟众黄口，大患方燃眉。涕泣且弗遑，奈何饰愉怡。”德寇失败，日寇却要进

来，闻一多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孤怀厌喧嚣，彼乐憎我悲。”为了国家，他满怀深沉的悲凉和孤独。“田禾灼涂炭，中藏老农尸。饿鸱唤不醒，饱餐还哺儿。思此肝腑裂，仰天泪淋漓。”这是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中的现实，诗人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正义感，足见一斑。内忧外患之下，在“五四”运动前夕，闻一多仰天长啸：

何当效春雷，

高鸣振聋痴！

这使人想起鲁迅的《自题小像》，想起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许多先行者们，为了唤醒麻木、沉睡的民众，他们痛苦的呐喊。

废寝忘食，博览群书的闻一多，青少年时代，始终没有在“书”中乐而忘忧，那象牙之塔，也始终没有禁锢住他那颗忧患之心，即使他视为生命的艺术，也从没有遮住中国疮痍斑斑的现实。他没有象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些先驱者那样，从马克思那里窃得驱逐神州黑夜的火种，他只是从传统文化里那些朴素的人道主义中，使之获得伟大的人格，加之西方民主、进步思潮的光亮，使他紧紧同中国系在一起，同时代系在一起。因此，当“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才能将岳飞的《满江红》，变作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

这，于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闻一多，不是偶然的。

二 浪漫的《红烛》

新诗先于白话小说和散文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1917年

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十二首。他是第一个用白话写诗的诗人。第二年，刘半农、沈尹默、陈独秀、鲁迅、陈衡哲、沈兼士、李大钊等人，也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这一年，《每周评论》和《新潮》也开始发表新诗。在《新青年》的影响下，1919年9月，郭沫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新诗，以异军突起之势，革新面貌，拓宽了新诗的视野。这时，闻一多也摒弃旧诗，尝试新诗创作，如《时间的教训》等。1920年7月，在《清华周刊》第191期上发表描写“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的诗《西岸》：

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

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

一开始，他的诗，便披挂了中国古典诗歌之美，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新诗史上，1920年3月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是第一部个人别集；1921年8月出版的郭沫若的《女神》，是第二部。之后，便有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冰心的《繁星》和《春水》、陆志韦的《渡河》；第九部是闻一多的《红烛》，出版于1923年9月。1928年1月，他又为中国新诗奉献了第二本诗集《死水》。

在新诗创作上，闻一多不是最早的，但他是新诗开拓中有成就有影响的一个；他是最早的新诗评论家、理论家，为新诗制作了蓝图，他是新诗奠基时期的功臣。